

031615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主 编 胡 林 声
董 凤 鼎

威县故事歌谣谚语卷

威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威县故事歌谣谚语卷

主 编 胡 林 声
 董 凤 鼎

威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

目 录

故 事

人物传说

- 义和团的传说……………顾自忠（1）
赵三多的传说……………董凤鼎（13）
陈胜忘本的故事……………王丙炎（26）
魏征巧对李世民……………王培英（28）
张兴的故事……………史秀娟（29）

幻想故事

- 泥娃娃……………孟庆锁（33）
沙土堆里的聚宝盆……………少力文（39）
一串铜钱……………王丙炎（42）
犁狗犁猫……………潘士忍（45）
一个肉墩的故事……………贺瑞霄（47）

动物故事

- 白母鸡和黑母鸡……………孟庆锁（52）
罪有应得……………孟庆锁（53）
人能……………贺永欣（55）
公鸡打鸣的故事……………潘士忍（58）
小猫学捉老鼠……………孟春菊 孟春莉（59）

- 美丽鸟.....马丽云(62)
狗的传说.....张慧春(64)

鬼狐精怪故事

- 妖仙马五.....李金鹏(66)
看瓜奇遇.....潘春霞(68)
接生婆和狐仙.....李素恩(69)
鬼火.....史秀娟(71)

生活故事

- 一对铁棒锤儿.....孟庆锁(74)
骗龙王.....李金鹏(78)
女婿影儿的故事.....贺永欣(80)
张五.....李秋峰(83)
笨人巧事.....李秋峰(86)
安豹和三公主.....李秋峰(89)
城里人与乡下人.....李秋峰(92)
 员外招婿.....李秋峰(93)
痰痕风波.....王培英(95)
父子俩.....王培英(99)
两个大笨蛋.....王丙炎(101)
死了人为什么烧纸.....王丙炎(103)
三女婿弄巧.....潘士忍(104)
潘维成独修文庙.....潘士忍(107)
宝库衩.....潘士忍(108)
三个女人和一只老虎.....潘士忍(110)

信佛人不吃葱蒜韭菜的来历·····	潘士忍(111)
韩琦卖豆腐·····	苏兰枝(112)
巧巧嫂·····	苏兰枝(115)
“三换亲”的来历·····	苏兰枝(117)
傻二小学话·····	潘士忍(119)
五姑娘·····	史秀娟(121)
刘铁嘴智斗张财迷·····	贺永欣(125)
小三妮复仇·····	贺瑞霞(126)
王保求学·····	张群喜(129)
忘恩负义·····	贺瑞霄(130)
猪八戒求医·····	孟庆锁(133)

抗日故事

激战香城固·····	董凤鼎 贺永欣(135)
铁骨红心·····	董凤鼎(143)
解放威县城·····	贺永欣(151)

歌 谣

时政歌谣·····	李双旭(159)
生活歌谣·····	李双旭等(169)
传说歌谣·····	李双旭(179)
儿童歌谣·····	李双旭等(183)
仪式歌谣·····	潘士忍(199)
义和团歌谣·····	王炳炎等(202)

道德评议新歌谣……………董凤鼎 张广伟 (208)

谚 语

自然、生产类……………	林声赵熙等 (235)
事理与修养类……………	林声赵熙等 (241)
社交与生活类……………	林声赵熙等 (248)
其它……………	林声赵熙等 (252)

人物传说

义和团的传说

顾自忠 搜集整理

有关义和团的传说，多记述武林英雄英勇斗争的故事。这里记述的却是一组曾加入义和团的文人，同封建官僚地主开展机智斗争的故事。

缺“德”少“廉”

山东东昌府知府洪用舟，因镇压山东直隶边境一带的义和团运动，得到满清朝的晋封。他为炫耀这一政绩，请名画家画了一幅《日升图》，画面上，苍劲的古松烘托着冉冉初升的红日，煞是气派。他把画悬挂在大堂上，端详许久，甚是惬意，但又觉得缺少一点什么，噢，如果再添上一幅对联，字和画交相生辉，岂不更加威严气派？

他揣摩了很久，一幅对联浮于心中。自己动手写吧，大有自吹之嫌；找人写吧，又怕字体不好，有伤大雅。他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让人写好。让谁写呢？朝里的达官显贵和同僚们或不屑于写，或生嫉妒不肯写，反不如找一位民间高手来写，这样倒可以收到颂扬的实效。

哪里去选这样的民间高手呢？他选来选去，选中了他府

辖冠县的梨元屯举人马清海。

马清海早年中举，因见满政府日渐腐败，随弃仕途，隐居乡里，平素他慷慨仗义，深受乡里敬重。他练得一手遒劲朴直的好字，逢年过节为人写中堂、写对联，方圆几百里的村镇，凡得到马举人字迹的人家都视为荣幸，想方设法裱糊起来，长期悬挂。

一天，一乘轿子停在马清海门前，跟轿的命差邀他上轿，他哪里敢坐？向命差询问缘由，命差只说：“东昌府洪大人有请。”马清海坐在轿上，心如同座下颤动的轿子七上八下。他听说洪知府不止一次把秀才、举人接进府去，先是抚慰，继而指责这些文人不规，以至于摘去他们的顶冠。他想到自己，既没敲诈乡邻，又没挑词架讼，无把柄可抓，唯一担心的是前年义和团起事时曾为义军旗帜书写过“义和团”三个大字，可据乡亲们讲，凡参加过义和团的人，从没提起过他这事。

不消一日，轿子落在东昌府衙前，听得人喊：“马举人到！”马清海从轿帘缝隙往外一瞧，那洪用舟头戴血帽，身着蓝衫，扭动肥胖的身躯迎出门来。差人将轿帘掀起，马清海走下轿来，洪用舟忙上前搭躬施礼：“举人一路劳顿，请，请。”随从洪用舟前来迎接的官吏们皆学着洪用舟的样子齐声说：“请。”马清海被前簇后拥，进了知府衙门。马清海狐疑不定地来到堂上，还没坐稳，就试探着问：“不知大人调遣小人何事？”

“不要急，稍坐片刻，下处休息，改日畅叙。”

“草芥之民不惯于府衙生活，且家人放心不下，如无事明日即告辞。”

洪用舟听他说得在理，见他站不随时，坐不自在，甚是拘谨，不可执意挽留，说道：“洪某有一事相求，不知举人允否？”马清海不知他要什么滑头，装做什么也不懂的普通老百姓恭听着，待了一会儿，洪用舟忽然兴致勃勃地指着挂于中堂的《日升图》说：“举人看，此画画得如何？”马清海仍装做什么也不懂的样子，一声不吭，洪用舟很惋惜地说：“可惜呀，可惜，画无字配默然失色，字无画配无以生辉。”马清海听出了他话中之意，啊，你请我来是为你写字装璜门面哪！他最厌恶那些官老爷们自己不学无术，却偏好假别人之手去显示自己，以往遇到此事，他都直言不讳加以拒绝，可今天面对这位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府官，不便顶撞，婉言推辞道：“可惜呀，草芥小民只可涂鸦补壁，难登大雅之堂。”

“那里，那里”洪用舟以为他过谦，半奉承半命令式地说：“举人书法，山东直隶谁不知晓？赏光为好！”

马清海看着洪用舟期待而严峻的目光，知无法推拖，只好说：“不知题甚合适？”

洪用舟展出一张字条，写有一幅对联，上联是：“承天顺民德为政”；下联是：“造地应官廉当先”。他佯装谦恭地说：“愚才杜撰，见笑。”

马清海看了暗自骂道：你洪用舟刮地皮，媚洋人，杀拳民，有什么德？有什么廉？洪用舟见马清海淡然，更是得意，猜想马清海不解其中之意，忙述说他任东昌府知县以来捕拒纳钱粮的百姓，杀义和团的拳民等等政绩。马清海无心听他这一套，正琢磨着怎样把对联改得名符其实，既勾勒出洪用舟缺德少廉的本质，又不显露自己的心迹。想好之后，他会

心地笑了。洪用舟以为他听了叙述对对联满意，忙命笔砚纸张侍候，马清海摆摆手说：“洪大人，小人吾有意改动两个字，不知意下如何？”

“请讲。”洪用舟有点不快，注视着马清海，流露出咄咄逼人的神色。

“按大人功绩而论，‘承天顺民’是宣扬天意顺乎民心，做为朝廷臣子才得以从政，若用功德的德字，那里还‘承天顺民’，岂不是张扬自己？恐有碍于朝廷吧！改为得到的得字方显仰赖承天之意，丝毫无碍于上，似乎更为稳妥！”

洪用舟听这一批讲，极度惊慌，忙称道：“极是，改得好！”

“下联既是‘造地应官，廉则廉洁而已，岂非人为？难道不是只有大人这样的人才，才做得出吗？愿意改为才字更贴切。”

洪用舟哪晓得马清海的寓意，感激他为自己想得周到，敬佩地说：“举人见地高深！高深！”为表敬意，吩咐从人：“拿酒来！”洪用舟执壶把盏斟满一杯，马清海一饮而尽，微露笑意，润墨挥毫，上联即就。洪用舟在一旁赞不绝口：“好书法，好书法，名不虚传。”马清海放下笔，沉默着踱小步，洪用舟以为他正酝酿下联字体并不介意。半晌，马清海驻足而立，若有所思，欲言又止。洪用舟担心他沉思久了，神劳气衰，上下联字体不一，催促道：“字贵一气呵成气韵一致啊！”

“实告大人”马清海故意吞吞吐吐地说，“唉……怎么讲呢？”

“请讲吧。”

“小人从不为别人白劳，今为大人之此举，恐负媚上之嫌啊！”

“那好说”洪用舟向从人丢个眼色：“拿酬金。”从人立即抱来一锭五十两的元宝，放在马清海面前，洪用舟察看着马清海喜悦的神色，心里暗骂：你这贪财的小人。但又不得不腆着笑脸央告：“怎样？”

“哈哈，太好了。”

“小意思。”

“这样吧，”马清海装做不敢取的样子：“暂寄大人府下。”

“为什么？”

“五五二十五，”马清海嘟哝着：“好，两年的全有了。”

“什么呀？”

“请大人写据画押。”马清海见洪用舟楞着不动，解释着：“请大人写上：东昌府洪大人收冠县梨元屯村两年的钱粮，现银五十两。”

“啊！你用我的钱去邀买人心吗？”洪用舟提着的笔又放下来。

“如此说来，小人只好告辞！”马清海说得很果断。

洪用舟无可奈何，提笔写了收据，再催马清海写下联。马清海仍然不动。洪用舟说：“请举人放心，本府言必信，行必果。”说着在收据上盖上了东昌府的大印。马清海接过收据，挥毫写了下联。

后来，据说洪用舟一直把那幅对联视为珍品，他到死也

没有悟出其中缺德少廉，讥讽他只顾得才（财）的味道来。

“血染顶红”

光绪二十二年，山东省冠县梨元屯村发生了一起天主教教民与村民为盖教堂和盖玉皇庙而争夺地基的案件。

教民们仰仗教会和官府的庇护，为盖教堂，要强占玉皇庙的地基，引起村民们的反抗。村民们推举本村武术强手阎书芹、高元祥为首领，齐心同教会斗，几经较量，他们感到势单力孤，加入了沙柳寨村赵三多领导的义和团。从此，他们高举义旗，南征北战达四年之久，阎书芹、高元祥壮烈牺牲，赵三多被俘之后，绝食饿死在狱中。他们用生命谱写出一曲悲壮的爱国之歌，将永远激励后人。按下这班武将不提，要说文的，还得说一说梨元屯村的一位秀才，他名叫王玉昌。

王玉昌虽是富家子弟。又中了秀才，可他具有一副侠义心肠，常为贫家小户，乡里乡亲抱打不平。庙地之争，他亲眼见到教民们用三齿刨倒庙基强盖教堂，气得吃不下，睡不着，找教民辩理，教民硬说地基是他们花钱买的，找神甫辩理，黄头发蓝眼珠的法国神甫倒教训他：“秀才是有前程的人，跟村民一起胡闹，小心摘去顶冠。”他想不到开口闭口“天主”的神使竟然也这样无理强辩，还这样恫吓人！他忍无可忍，写了告冠县众秀才书，呼吁秀才们申张正义，促使县衙公断此案。告秀才书要付诸石印，就得花一大笔款，他卖掉二十亩好地，在所不惜，立志要为乡亲们出这口窝囊

气。他得到不少同年秀才们的回信，大家鼓励他上告。他深知“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一边写状纸，一边向差役们使动钱钞，直至给冠县知县曹侗送去厚礼。

状纸呈上半年，不见回音，他气得闹了一场大病，但他对满清政府仍抱有幻想，不信中国政府不给中国人评理。后来，曹侗迫于全县秀才们的呼声，才不得不传讯王玉昌，而曹侗正想借此机会钳制舆论，平息指斥他为“昏庸县太爷”的声浪。

王玉昌得到传讯，兴冲冲来到冠县县衙。曹侗当即升堂，他瞅了一眼立在堂前穿着破旧的王玉昌。王玉昌为何立着不跪？满清朝廷规定，凡秀才见县官是立而不跪的。曹侗慢吞吞地问：“你可是王玉昌？”

“在下正是学生”。王玉昌既立而不跪，何以又称是学生？那时秀才对县太爷是谦称为学生的。

“你状告何人？”曹侗对放在一边的状纸看也不看。

“洋人，洋教！”

“你可知洋人传教是朝廷钦定？”

“村民们见他们胡作非为，尚且不容，焉有朝廷钦定之理？你是县父母，当为中国臣民做主！”

“王玉昌，你身为秀才，何人赏赐？”

“学生应试，学台大人奉朝廷之命赏赐。”

“你既然受恩于朝廷，敢不服朝廷！”

“不见朝廷旨意，实难从命。”

曹侗顺手抄起一本抄喻本，“卡嚓”一声摔到王玉昌面前。王玉昌拣起来一看，面色腊黄，瞪大眼睛，看了正面，看反面，怒不可遏，双手用力一扯，“嘶啦”一声，撕得粉

碎。曹侗怒睁圆眼，胡子直竖，惊堂木一拍：“真天包地，竟敢撕毁朝廷命喻，来人！”值班衙役围住了王玉昌，王玉昌立在那里慷慨陈词：“我这秀才不是贿赂学台大人偷题骗来的，也不是损班损来的，是朝廷赏赐的，我代民申冤，撕毁骗人的空文，何罪之有？”

曹侗大喝一声：“除去顶冠！”

王玉昌意识到摘去秀才帽子将意味着什么。他想不到中国政府不给中国人做主，反给洋人为虎做伥，真是有理无处申啊！满腔义愤难消，不如索兴装疯卖呆，将这班脏官痛骂一场，于是，他伸手掣去捆扎辫子的辫绳，抓乱头发，狂笑一声：“痛哉，中华！洋人有罪啊！你可晓得好汉护三村，好狗护四邻？”

曹侗喝令衙役们：“按倒，掌嘴！”

可怜个王玉昌被按倒在地，打得满嘴流血，他挣扎着爬起来，冲着曹侗“吧哒”一口吐去，曹侗猛然向后一仰，躲闪不及，通红通红的鲜血喷了一脸，帽子由前顶甩到脑后，幸亏他两手往后一捞，帽子才没落到地上，不等曹侗发作，王玉昌轻蔑地一笑：“请问你那顶冠缨子是啥颜色呢？”

曹侗觉得这秀才问得蹊跷，但又不知顶冠到底出了啥事故，摘下来一看，殷红的缨子照旧系在顶上，王玉昌哈哈大笑：“是不是红的？”曹侗越发觉得这穷秀才愚蠢可笑，不值得回答，王玉昌严声厉色问道：“你可晓得这是血染的吗？”曹侗不容再说，喝令衙役按倒再打。王玉昌狂笑着大喊：“哈哈，血染顶红！”

衙役上前小声对曹侗说：“老爷，王玉昌想必是疯了，还不轰下堂去？”曹侗恶气未除，还想编造治罪王玉昌的口

随口骂道：“蠢秀才，你受拳匪感化，无视朝廷，污辱本官，该当何罪？”他满以为这会吓得王玉昌魂魄出窍，立即肃静下来，想不到王玉昌前仰后合，东倒西歪，狂笑不止，“血染顶红！”“血染顶红！”喊个没完没了。衙役提醒曹侗：“太爷，此人真的疯了！”曹侗一想，这穷秀才本不该来告什么洋人洋教，更不该撕毁朝廷命喻抄本，挨了打不知求饶，越打狂笑得越厉害，是疯了，逼疯秀才怎么对上交代？他急忙宣布：“将疯人轰了出去，退堂！”

王玉昌笑着喊着被衙役们架出大堂。那天，在冠县城里，人们见到一个披头散发满口流血的光头秀才，满街喊着：“血染顶红！”

曹侗听说之后，第二天又派出衙役去抓王玉昌，可衙役们跑遍城里回去对他说，那疯子不知去向。王玉昌早就意识到曹侗不会轻易放过他，当晚逃回了梨元屯。从此，他再也不信告状评理之事，真的就加入了义和团。

“还我二十石”

光绪二十六年，山东、直隶一带，春旱接伏旱，伏旱接秋旱，碌碡没翻身。

那年月，地主把持着村政权，不交纳钱粮，天主教的教民受教会庇护，也不交纳钱粮，只有老百姓遭殃。

这年刚入冬，一天早饭后，直隶挨着山东冠县的沙柳寨村，铜锣敲得当当响。锣响过后，地保沙哑着嗓子喊叫：

“县衙有令，老万爷坐催，交皇粮罗！”

各家各户的主人们，听到锣声、喊声，钻出茅屋、推开栅栏门，携带钱粮向村中那棵老槐树下走去。老槐树下，安着扇车，放着大斗小升，两边墙上贴着告示。地主赵老万穿着黑绸长袍，外罩缎百雕羔皮的坎肩，站在树下，几个穿皂衣的县衙卫兵挎着刀立在他背后。

赵老万看着衣衫褴褛的村民们背着半布袋，掂着半篮子，端着一瓢，愁苦地围拢来，他懊丧着脸说：“县衙有令，告示在墙，种地纳粮，通拳匪者加倍，抗粮不交者，本村长有权抄家、封门、送大狱！”人们面面相觑全不作声，沉默半晌，忽然有人喊道：“交粮过斗了！”大家抬头一看，是任用臣。别看他瘦瘦的矮个子，却生着一双机灵的大眼睛，又练得一身好功夫，三两个壮汉子甬想凌前。他没念过几天书，识字不多，可是他勤学好问，写写算算都精通，现为义和团首领赵三多的记帐先生。谁也想不到今天他掂着一只盖有官印的大斗来催人们交钱粮，难道义和团还帮着乡绅收钱粮？可他们是放粮的呀！

赵老万疑惑不定，他平时最讨厌这位江湖上人称三爷的“智多星”任用臣，可也不敢得罪他。赵三多家住沙柳寨，这里拳民多，任用臣他们说一句话，胜似官家贴满墙的告示。今天他要帮着过斗，不知是真心还是假意，不管怎样，还是把这种人撵走为好，他强装笑脸：“有地保操持，何劳三爷大驾！”

“不，今天三爷我帮你收钱粮是帮定了。”任用臣说得斩钉截铁。

村民们楞了眼，赵老万见此情景趁势说道：“好，为国操劳，民之本分吗，过斗！”

“且慢！”

“还有啥说的？”

“要说交钱粮，沙柳寨的第一个大户是谁？”

“那还用问。”

“既然你承认你是沙柳寨的第一大户，你为什么不先交？”

“我那个好说，暂存在我家仓内，把乡亲们的领齐，我和大家的一同解往县衙。”

“不，当着众人当场过清！”

“你没那么多布袋家什，你也没有这个权力！”赵老万四下一瞅，见只有任用臣一人，向身后的县衙卫兵使个眼色：

“劳兄弟们亲自动手！”几个挎大刀的青形大汉拥上来。任用臣紧紧腰带挽起袖子，一拍胸膛说：“谁敢来！”大汉们一怔，任用臣飞身跳起，两腿分开，大唤一声，登时咚咚踹倒两个，没倒的几个大汉正要掣刀亮式，人群外跳进几个操大刀，持长矛的村民扮相的人，齐声喊道：“住手！”啊，是拳民，几个卫兵悄悄收回大刀。赵老万狞笑着说：“三爷，县衙收钱粮非同儿戏，通拳匪者罪加一等。”

任用臣轻蔑一笑：“义和团铲除贪官污吏，驱逐欺人的洋人，何罪之有？你晓得大芦村李老青么？”

一提李老青，赵老万两眼发直了。他与李老青是磕头兄弟，只因李老青欺压乡民，入了洋教包庇坏人，被义和团捉去砍了头。每想起这些，他都毛骨悚然！正由于这种原因，他想借官府势力剿灭家乡的拳民。看今天这阵势，他知道动起手来，不是官兵被杀，他吃官司，就是他要做李老青第二，这干系他怎么能担得起？他慌里慌张地说：“自家乡